

绝壁抠“天路”（一）

邹和平

有回来。毛相林等不及了，起身就急急忙忙向村委会走去。到了村委会，毛相林看见方世才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笔记。

“老方，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说。”

“什么事情？”方世才抬起惊愕的眼睛问到。“我想修路。”毛相林说。

“今天乡里面开会不是叫我们去给阮村修路吗？派哪些去你都想好了呀？”

“不是，我想我们自己修路。”毛相林语气有些急切了。

“自己修路？你的意思是我们下庄自己修路吗？”方世才这才放下笔，坐直身子，眼睛直直地望着毛相林。

“是的，我们下庄自己修路。与其去给别人修路，不如给我们自己修路。”毛相林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讨论到深夜。妻子几次叫他们回去吃饭都没有回去。他们一起被这样的想法激动着，也被描绘出来的远景激励着。这一夜，他们注定无眠。

二

第二天一大早，毛相林匆匆洗了一把脸，就去找老支书了。老支书一向公正无私，什么事只要取得老支书的支持，就有了大半的成功。这么些年以来，他对老支书是又敬又怕。以前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还挨过老支书的“爆栗子”。

老支书的家离得不远，转过一个弯就到了。毛相林到来的时候，老支书也刚刚起床，正坐在屋前吃早烟。他一看见老支书就说：“老支书，我有一件难事向你求救来了。”

老支书站起身来，从屋里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递过一支烟，问：“什么难事？这么大清早的。”

“我想修路，修我们下庄自己的路。我想把我们去外面的路打通，那样我们下庄就不会这样受穷了。我硬是穷怕了，没有路，我们这个穷命就改变不了。”

老支书听完毛相林的话，望着远处的绝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过了好一会儿，老支书才说：“你想修路，我支持，这是我想了好多年的事，一直没有干成。现在你想干，这是好事。”

停了停，老支书又接着说：“你年轻，有干劲，但要注意几方面的事情，一是要取得上级政府的支持，没有上级政府，这件事肯定干不成。二是要要做好村民的工作，急不得。你的急脾气我是知道的，但这件事太大了，要取得村民的完全同意，急是急不来的。第三就是要多多取得社会的支持，光凭我们下庄这些人，要想干成这么大的事，估计是万万不行的。最后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死了人，人心就容易散，上面也不好交代，别到时候事情没有做好，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毛相林听了老支书的话，心里就更加有了底气。告别老支书来到村委会，毛相林就打开广播通知村干部到村委会开会。不多一会儿，村干部就三三两两地齐了。等村干部都坐下，毛相林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我和方同志去乡里面开

会，乡里面让我们出一些工去帮阮村修路。我和方同志商量了一下，与其去给别人修路，不如我们自己修路。你们是什么意见？”

村干部们听完毛相林的话，纷纷就说了开。一来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二来这件事也太大了，村干部们基本没有思想准备。

时任村会计的杨元鼎首先说：“我们村一穷二白的，拿什么钱来修路呢？”

“钱的事我们想采用集资的办法解决。每个村民10块钱，全村397人，就可以筹得3970元。我们每个村干部还可以多交一点，这样就有了4000多元，启动资金应该是够了。”毛相林胸有成竹地说。

“有些人实在拿不出怎么办？”杨元鼎又问到。

“把家里面的腊肉拿几块到乡上去卖了，就可以卖到几十块钱。我想这个问题想想办法是能够解决的。”毛相林说。

杨亨双接下来就说：“这么点钱，在外面请工肯定是不可行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干。这个工怎么安排？”

“我们全村每户出一个人，都是义务工，都要为村里修路尽义务。如果实在没有劳力的，那就出钱，20块钱一天，请别人帮着修，这个不能搞特殊，一搞特殊这个事就搞不成了。”毛相林说，“我还说个事，我们这次开会，首先就是我们村干部要统一思想，要一条心。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能让村民瞧我们的脊梁骨。再就是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外面有关系的要去找外面的关系，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钱啊物资啊都都可以。”

在这次村干部会上，所有村干部的思想得到极大地统一，他们都认为这条路应该修，并且有信心修好。那些队长组长散会后就开始走访村民，说明情况，展开思想工作。很多村民深受没有路之苦，一听说要修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三

召开完村委会，达成了各位村干部的工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毛相林心里更有底气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毛相林和父母说起了这个事。父亲毛永义由于身体不好，哮喘病，这些年一直躺在床上。听到毛相林说要修路，火气一下子就起来了，说：“就你能！那么多支书，没有哪个敢干这件事！”

毛相林知道父亲的脾气。父亲毛永义参加过抗美援朝，脾气大，做事冲动。他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供销社工作，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和单位同事处不来，才回家来的。毛相林看见父亲发脾气，就不再和父亲说了，转身出来和母亲说这件事。

母亲杨自芝当过10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在见识上反而超过很多男人，很多为人处世的方式毛相林都是跟母亲学的。毛母听了毛相林的话后说：“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死也要修，活也要修，反正要修路。但有一条，要修就要修好，不能修到半头又不修了。”母亲还拿出女儿给的七百块钱养老钱对他说：“这些钱你先拿去用，当村干部就要

起到带头作用。”

下午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毛相林感觉从他当这么多年村干部以来，没有哪一次村民大会村民有今天这样积极。有很多村民全家搬，拉着小的，带着老的，甚至一直躺在床上的，也用椅子抬来了。下庄人羸，有股子脾气，但下庄人认定要做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毛相林看大家在院坝里坐定以后，就站起来说：“我们今天召开全村村民大会，要说什么事，估计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要修路。这是大家都关心的大事，也是我们下庄迫切要解决的大事。因为没有路，我们哪家没有一点伤心事？我们喂的猪卖不出去，如果实在要卖，也只能砍成一块一块地背出去卖。我们母猪下的猪儿，卖不出去，只有自己喂。我们地里种的西瓜，吃不完只好剁了喂猪。因为没有路，煤炭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砍柴烧，因为砍柴，好多人就摔下悬崖摔死了。你们看现在山上光秃秃的，都被我们砍光了。还有娃娃读书的问题，好多娃娃因为读书艰难，读到半头不读了。大家自己摸摸背上，有几个人背上没有被磨出几块疤。我们不修路，我们这代人也许还能找到老婆，我们下辈人可能连老婆也找不到了。可以说，路限制死了我们下庄的发展。现在外面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下庄也不能落后。修路确实很难，不过山凿一尺就宽了一尺，路修一丈就长了一丈，只要我们下庄人一直坚持下去，路就一定能够修通。我们这辈人不行，还有下辈人，我们下辈人不行，还有下下辈。就算我们这代人再穷十年，再苦十年，我们也一定不能让下一辈人再穷再苦了。我们下庄人是团结的，也是有骨气的，我相信我们下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把这条路修通。”

停了停，毛相林又说：“这件事太大了，关系到我们子子孙孙，光我们几个村干部肯定做不成这件事，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修不修，怎么修，大家敞开了说。”

村民们听完毛相林的话，纷纷议论开了，然而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修路。村民们对没有路的日子已经过怕了。以前想修路但没有人捞头，现在有人领头修路了，大家高兴还来不及。有少数几个村民谈到没有钱的问题，没有劳力的问题，毛相林都做了很好的说明。他们自己一想，这不仅关系到自己这辈子的生活，还关系到子子孙孙的生活，也就不再多说了，都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修路。

村民大会开完，天基本就黑了，一轮明月正从山崖上升起来。毛相林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脚步变得更加轻快起来。他把村委会所有村干部留下来，对工作做了更细致的布置：这个做什么，那个做什么。干部们各司其事，各负其责。修路的前期工作就这样积极而又有序地开展起来了。

（未完待续）



诗雨

采茶辞（外二首）

李成燕

须从阳光里招出三月来
采茶的姑娘反复一个动词
她们置身茶山，会看穿
每一枚春茶的小心眼儿：

那些尖尖嫩嫩，翠翠绿绿
那些水灵灵，娇滴滴……
花枝乱颤却心如止水：
哥哥你莫慌，哥哥你莫急……

采茶的姑娘玉指轻翻
就能拢住一只心动的小鸟

水口挂面

我在诗中看到它流线型的姿态
却往往忽视它有透明的内心

在水口，河流的嘴里，吞进进
多么《诗经》的青萍

采薇的姑娘顺水而下，每一位
都绕指柔

而在三月河边
柳絮的表白低回细腻

水口把阳光挂在嘴边，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啊……

塘坊茶厂

在塘坊，茶树抬高了每一座山
我们数着台阶，就要去往南天门
群山恭养的物种啊，云山雾罩
当然静若处子

采茶的姑娘没唱采茶歌
唱的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在塘坊茶山
我看到一位妇女腰挎茶篓
她背上的小孩，一脸笑

我声音嘶哑，不愿乐音坏掉
只是踩响琴阶伴奏
顺便掐下几枚水嫩音符
——权作余音



清明

刘小权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每到传统的节日，总是会教女儿背一首应景的诗。起因是我不知道如何来教她认识这些传统的节日，那就从文字开始吧。而家里的老人比我做得好，身临其境远比这些空洞的文字更能让五岁的孩子记住。

一

睡梦中的女儿，被她爸爸的电话铃声吵醒，听到是奶奶的声音。

大清早，她就开始了幸福的轰炸。

是啥？说的啥？

快点起床了，今天要去爷爷坟上烧纸。

像过年的时候吗？跪着拜年还要作揖？

啊？是不是又要炸火炮儿哦？

不是的。

我们都要去吗？

是的。

从2015年10月开始，婆婆总是会在每一个节日催促我们去看看坟前的柏树长势，买上纸钱和爆竹儿。即便家里小朋友总是会被烟花爆竹的声音吓得叫唤，我们也会随着她的心愿，依着她的习俗。让家里的男子们留到最后，点燃这响彻云霄的爆竹。

仿佛在那头，这爆竹声一定会将问候传递过去而后被听到。你过得好吗，我们来看你了。每每这个时候，婆婆总是会讲起往事，而我总是习惯性的站在坟前，看着谭家的老坟院，眺望着远方，沉默不语。

您在那就好了！

二

在记忆中，第一次亲人离开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爷爷病逝。那个时候的我，对生死离别没有概念，不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而关于爷爷的记忆也很模糊，妈妈总说，爷爷和现在的大伯很像。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个时候的他们，几乎未留下过一张照片。

再后来，后来……

习惯了有人留在了昨天。

三

今年春节在老家，我们不约而同的在外婆家去过过年，外婆76岁高龄，满头的银发、大嗓门、身体很矫健。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都明白见一面就真的少了一面吧。

每每在外婆家听到最多的是，在我3个月的时候，外公抱着我，逗我，姐姐总是霸道的告诉外公，你不要把我妹妹弄摔倒了，你小心一点儿。

关于外公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听他们说他很凶，也听说他是自己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也不曾细细过问此事，愿您安详的长眠，已渡到自己理想的国度。

那天傍晚过后冯叔提议，我们大家合影吧。照片是留给后来人最最珍贵的礼物，你能知道我是谁？

即便是你与我从未见面，亦或是不曾记起你，我依然是你的子孙。这大概就是生命传承的意义。

四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要等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1月底，我回到县城上班，离开了工作了八年的单位，可换来了和女儿的朝夕相处，值得与否不适用于我和女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温暖与融洽，不正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经历的多，建立了“革命”情谊，这情谊可以是亲情、爱情、友情。

可惜了，上次那双鞋子不知道奶奶失手放哪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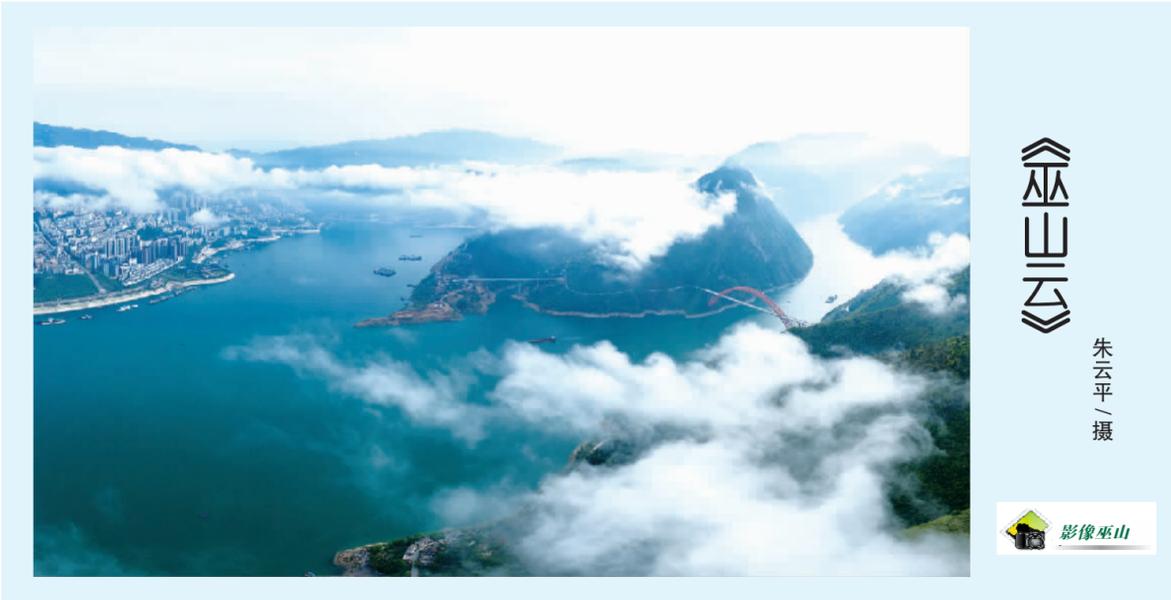
让奶奶赔一双给你吧，你觉得呢？

奶奶都老了，不让她赔。

那你老了，你把我的东西弄丢了，我也不让你赔……

此刻，我得到了欣慰的答案。她的善良让我心安，也让我倍感幸福。幸福，原来它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也会让你淡忘不愉快，继续往前。

（作者简介：刘小权，喜爱文学，业余时间喜欢读书，有作品在报刊发表。）



巫山云

朱云平摄

影像巫山

被误认的神女庙

蒋华

1946年，美国摄影记者德米特里凯塞尔来中国，为《生活》杂志拍摄了一组关于长江的照片，其中关于三峡的相片尤其精彩。由于某种原因，这组照片被雪藏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被全面地公诸于世。

2009年，《生活》杂志照片其中的一帧，被专家怀疑所摄是位于巫峡青石洞的神女庙。

巫峡神女庙的历史渊源至少可追溯至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可谓千年古刹矣。它一直是途经三峡之行人必定驻足之著名古迹名胜，骚客文人对其中多有趣味。但遗憾的是1949年后神女庙被废

弃，迄今所见只有文字记载却无相关影像，千古遗憾。如能发现疑似神女庙的影像照片，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新闻。但这真的就是神女庙吗？

重庆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唐治泽依据一本新发现的老相册，给出了否定判断。据其考证，这本相册拍摄者很可能是一位叫约翰逊的美国人，拍摄时间大约是个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早于凯塞尔20年左右。总共14帧照片都配有比较详实的注释，其中一帧被标注为“官渡口”的老照片，与凯塞尔所摄疑似神女庙的照片明显是同一拍

对象，只不过约翰逊拍摄的是近景，而凯塞尔所摄是远景。

巫峡的东口即湖北省巴东县官渡口镇，拍摄的对象正是官渡口镇的神女庙，庙的形状像龙头一般，因为是近景可以依稀确认出“龙王庙”三个字。龙王庙是保佑航船安全的庙宇，峡江水路险恶故沿途都不乏此类庙宇，因为峡江地处川鄂交界，船帮又分为川帮和楚帮，因而庙也各修各的，有的龙王庙供奉李冰父子，有的供奉二郎神，有的供奉薛运龙，还有的供奉杨泗将军（峡江一带供奉尤其多），看来龙王爷也是五花八门喔。巫峡

神女庙的真容，只能期待后来者新发现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刘大杰途经三峡，在其散文《巴东三峡》中写到：“三峡里面的山，以青石洞一带为最高。望着神女庙的一线白墙，好像一本书那么大，搁在一张山上，真好像是神话中的景致。”

梦幻般的神女庙，看来您只有继续隐藏于历史长河深处矣。

